

女性书写曾经进入过大众视野,然后又近于停滞,如今再次被激活

# “成为自己,这是我对女性的祝愿”

本报记者 陈俊宇

在中国性别观念发生变革的过程中,女性书写一次次摸索着进入大众视野,然后又近于停滞,如今,随着《木兰结婚》的热络,再次被激活。

拥挤在十多平方米的婚房里,我们“度过了一个放肆而快乐的日子”。这是庞木兰结婚时的场景,她本有机会在深圳购买更大的房子,但拒绝了公婆和父亲的资助。庞木兰决心切割掉代际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城市做自由的新娘。

“婚礼的欢乐背后,有悲剧的成因,有对自身处境的超越,这些东西让我回味。”胡卉用文字记录下来,取名《木兰结婚》,“她既像独立的大树,又像强劲的野草,很令人佩服,我愿意花时间去梳理她的经历。”

让“她”拥有独立身份和话语,让女性书写去标签化,避免陷入狭窄的危险或困境——这是女性写作面临的课题。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张怡微认为,“胡卉笔下的故事,便是新的创造,是犀利又光明的女性书写秩序,她在女性世界中探路、寻亲,并对照同样爱着这个世界的我们,娓娓道来。”

## 寻“亲”者

《木兰结婚》中一半以上的女性与胡卉相关,于是叙事采用了第一人称“我”。也有例外,比如《罪与罚》,讲的是在一个东北小镇鹿

鸣镇上,八岁女孩施冰冰溺死胞弟被另一个同龄女孩蒯蕊目睹的事。但在很多年里,事实上遭受惩罚的却是目击者。

这是一个偶然撞上的题材。胡卉找到网页,然后给那位讲述者留了言。

拒绝。留言;拒绝。留言,留言……

终于,蒯蕊答应同胡卉聊聊。开始的聊天并不顺利。

几经折腾,心理博弈,防线突破了。“讲述人”终于与胡卉有了两个多小时的第一次通话,后来又陆续有了几次长谈。之后,胡卉去了蒯蕊的小镇,去看,去问,去感受。在那里她与很多人闲聊,宾馆、饭馆、杂货铺老板娘,鹿产品店老板、酒厂保安、厨子,还有学校老师,甚至一位在河边卖了二十多年爆米花的老大爷。

“他们当时把我当成了一个寻亲的人。”小镇上的人没有怀疑胡卉的“采访”动机,这句话让张怡微印象很深,“这里的‘亲’,我想我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同情、诚实和心中的正义。”

在张怡微眼中,胡卉是个善良的作者,“她分明看到了人的软弱、虚伪,看到了爱情的脆弱、婚姻的沉重,看到了女性的苦楚,她却在字里行间,依然引领读者去相信高尚,去追求美好的东西”。

## “中立者”

上世纪80年代末孟悦和戴锦华合著了《浮出历史地表》,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运用女性主义立场研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的专

著,涵盖冰心、丁玲、张爱玲等九位现代著名女作家。

“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那些女作家在干什么?她们是怎么成长为女作家的?……当阅读到这本书时,诸如此类的问题涌上张莉的脑海中,彼时她正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念研究生。

2018年,张莉从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重新掉转头做女性文学研究。2019年3月,一份关涉67位新锐女作家、60位新锐男作家的“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报告出炉,发起人便是已经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的张莉。在这份报告中,大部分女性作家对“女性写作”多持中立或者谨慎态度。

在新近出版的小说集《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中,笔墨聚焦在四位不同年龄、身份的女性身上,她们是年老的、文化水平较低的、来自闭塞乡村的女性。作者刘汀是一名男性作家,他与胡卉有着某种相似的认知,对于女性的态度和书写理念是将其作为“人”,将笔下的人物塑造为“人”。认可并重视女性作为“人”的完整意志、追求与自我,女性不是第二性。

胡卉在《春晓》中写了少女向春晓只身前往孤岛,去探索自我和爱情。她们认识于9年前,那时胡卉初到上海,两人同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工作。春晓看完文章后说,并没有完全理解她,有些事对她没有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和伤害。

胡卉对春晓的话念念不忘,同时又庆幸这些“女性朋友”选择了放下,生活继续向前。

## 幸运者

2018年小孩出生,这让胡卉感受到冲击,男女的不同,生活的变化,会促使自己关注到性别。“不可否认的是,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在写作女性时会有一种亲近感。”

当年7月,她接受媒体邀约,在非虚构栏目“镜相”中发表作品,有了第一个女性题材的故事《亲爱的红豆》。对象越来越丰富,议题也越来越多。这15位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她们当中有的才两岁,有的已经60多岁了,有人单身,有的在婚恋,也有离异的。有的正经历困境,有的已走出困境。

冲击不止于此。“当把这几年四处采写的女人性故事拎出来,按年龄排列,我深深地感到一个女性在长大和衰老的过程中,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处理与自我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都会面临复杂幽微的困境和挑战。即便最平常的,如找男朋友、结婚、产子等,也有可能在个人生活中掀起惊涛骇浪或隐忍哀愁的一面。”胡卉认为,这一切有了追讨和重新审视的价值。

“以《木兰结婚》做书名,这是我对女性的一种祝愿。希望女性能有决心、有勇气、有行动力去突破周遭的环境,去获得自由,哪怕是有限的自由。按照自己选择的路走下去,才会无怨无悔。”胡卉说。

胡卉也在寻找自己的“路”。去克服阻力,去成为自己,“经过积累,写作成为我的一个优点,让我有机会运用这个优点去认识世界,与这个世界发生更多的关系。”胡卉为自己庆幸。

## G 新书榜单

### 骑在纸背上的“小时候”



《庄子讲义》  
陈引驰 著 中华书局

本书是陈引驰教授《庄子》研究成果。全书共九章,概述了庄子其人、其书,重在贯穿与打通,并讲了《庄子》的美学观念以及《庄子》对后世的影响,是对《庄子》来源、其人、其书,以及对后世影响的完整阐释,便于读者理解《庄子》这一中国传统经典母题。



《小时候:丰子恺写给孩子的散文》  
丰子恺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小时候》展示了丰老的一颗赤子之心,是给孩子的珍贵美育课,是成长的种种体验,让孩子捕捉成长的智慧。

少一些世故,找回本来的自我,才能看到生命的真谛。兼有生活情趣、绘画艺术入门“美育”,一本书送给曾是小孩的大人,和盼着长大的小孩!



《冬日花粉:休斯文集》  
[英]特德·休斯 著  
威廉·斯卡梅尔 编 叶紫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三毛 著  
南海出版公司

本书收录了三毛写给亲友的私人书信83封,其中过半数系首度与内地读者见面,另有三毛的珍贵照片、手迹等,细腻生动地还原了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传奇之外的三毛,将带读者走近一个更加平易亲切、真实灵动的三毛。(晓阳)

### 陶瓷制作

### 从工匠到艺术家

——读《从工匠到艺术家:20世纪的中国美术陶瓷从业者》

舒萍

《从工匠到艺术家:20世纪的中国美术陶瓷从业者》一书选择了中国两处著名的陶瓷产地——御窑所在之江西景德镇和民窑所在之广东石湾为研究案例,通过丰富的文献和田野材料,探讨了清末以来从事陶瓷制作的艺人身份建构问题。

作者黎丽明的历史学和人类学专业训练,以及在艺术博物馆的工作经历,使之能够对历史文献进行娴熟解读、运用和把控,而在陶瓷产地尤其是石湾进行的长期田野调查工作,使得本书对年轻一代艺术家的描述鲜活而深入,加上对陶瓷作品从物本身的艺术特点进行分析,这三个方面使作者能够在跨越百年的历史中去探讨艺术品与艺术家的问题,也使该书能够引起研究艺术史、艺术品、历史学、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物质文化的读者兴趣。

虽然以两个陶瓷产地为研究点,但是本书并不囿于当地,而是对世界局势变化、陶瓷外贸市场的变化、欧洲艺术观念的转变都予以了关注。

在作者的行文中,地方政府/国家政策对陶瓷产地的影响是其非常重视的方面,同时,强调官窑之景德镇和民窑之石湾的对比使该书的论证厚重而有力。

石湾的案例展现了与欧洲艺术家身份建构极为相似的过程,陶塑艺术市场的发展、艺术批评和艺术赞助人的支持成为推动力。

景德镇的艺术家则有着截然不同的建构路径,这与景德镇悠久的瓷器制作和鉴赏历史密不可分。作为陶瓷工业化改革的重镇,景德镇的艺人们在不同的改革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形象。有趣的是,这些艺人的作品并不用于工业生产,而是作为精湛制瓷水平、甚至国家形象的象征展现于世。

当然,该书也有意犹未尽之处:一是作者对理论的回应。本书重要的学术概念就是身份认同。作者回顾了相关的经典学术文献,从中可以看到,社会资源、生产制度、技术、学校制度、消费行为等都能成为建构身份的文化资源。

二是对物本身的特质和艺术家、消费者之间的论述。作者强调物本身的艺术史对理解艺术家的重要性是值得赞赏的,但因为篇幅和侧重点的原因,本书未能进行深入的探究。

## 生命的蝶变 ——读《摇着轮椅上北大》

张燕峰

苦难是什么?是难以吞咽的苦酒,还是催人奋进的号角?命运是什么?是屈服生活、匍匐在地的借口,还是跨越坎坷、铿锵前行的基石?

多次再版的李春雷报告文学作品《摇着轮椅上北大》以郭晖的成长为主线,再现了一个满身伤病的丑小鸭,成长为美丽蝴蝶的蝶变,诠释了苦难和命运对于强者的意义。

重度残疾的主人公不断挑战苦难和厄运,以小学还未毕业的学历,一路自学奋进,不仅获得了山东大学的硕士学位,还先后自学了英、日、法、希腊等外国语,最终叩开北京大学的大门,在翻译界崭露头角。狄更斯说“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

郭晖的成功,是在厄运和灾难的土壤中孕育出的生命之花,是在心灵深处迸射出的璀璨光华。一个重度残疾的女孩尚且能做到,而我们这些身体健全的人又怎能在小小的挫折面前心灰意冷,止步不前,又怎能让庸常安逸的生活磨蚀意志,浪费生命呢?郭晖自强不息的精神和顽强不屈的毅力,必将激励更多有志青年扬起生命帆,在生活的海洋上劈波斩浪。

《摇着轮椅上北大》之所以深受广大读者喜欢,还在于它独特的艺术价值。这部作品在叙述方式上,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节奏把控合理,由之让读者欲罢不能;结构上的精致,以及圆融的各章节,都使这部语言优美、充满诗意的作品,既有生动细致的描述,又有画龙点睛之笔,整体结构上可谓珠联璧合,读之如一股清澈的山泉不疾不徐,缓缓流淌,给读者带来别具一格的享受。

## 流潋紫新作《久悦记》出版

本报讯 近日,继《甄嬛传》《懿德传》后,流潋紫首部散文小说集《久悦记》出版。这是她视线投向当下的生活,记录日常的点滴思考。

在散文篇中,流潋紫写了一个拥有多重身份的女性真实状态,不仅有凡常的衣食住行,还有应对各种情感困扰的思考。

小说篇选取了《小姨太》《去你向往的世界》等九个故事,展现了她优秀的故事构造和语言表达能力。不似以前的长篇作品,作者在相对短小的篇幅里,将男女间的情感争斗急速拉升,集中爆发,让人性的真实面目无暇躲藏。

流潋紫表示,《久悦记》是她在现实和想象的世界中,为忙碌着、疲惫着、重复着的日常,累积起的小小欢悦。

(苏墨)



作者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 1853~1890)。这位声名卓著的荷兰后印象派画家不仅是后印象主义的先驱,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绘画艺术,尤其是后来的野兽派与表现主义。已跻身于全球最珍贵艺术作品行列的作品有《有乌鸦的麦田》《向日葵》《罗纳河上的星夜》等。

供图·配文 玛咖

## 《夹竹桃和书》

诗人的触角深入大山、村庄、乡谣、民俗,挖掘它们的精神内涵与神秘力量,探寻这些物、事与人的生存状态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在长诗《机器》中,诗人深入探寻工厂“机器”这一事物所带来的时代性象征意义,长诗《大峡谷》以磅礴的气势,融自然、历史、文化于一体,有强烈的冲击力。

从诗集中,我看到诗人对诗歌艺术“深处”的探索。艺术实践丰厚,避同求异的艺术审美追求就会自觉而强烈。比如《风将牛角吹醒》,“牛已故去日久/但它的魂仍借它的角发言/这声音仍充满血性/喂养雄性的歌舞”。诗人发现了牛角,牛角与活着的牛的特殊关系。就一般世俗普通社会个体的普通角度,活牛不存在了,剩下的那个牛角也只是另一个普通牛角罢了。但是唐德亮却发现了诗性的逻辑,认为活牛不存在了,但牛的魂还在,还在借牛角与牛号倾诉!

在《深处》中,我看到唐德亮对故土、故土事物和对生活的深切的挚爱,这种爱,是深入骨髓的爱。

“所有的声音藏在山的深处/所有的灯藏在夜的深处/所有的眼睛藏在记忆的深处/所有的爱藏在土地的深处/剩下的/是云雾一样挥之不去的乡愁/是茅根嚼出的一丝甘甜/是藏在血管里的一缕疼痛/是长在春草叶尖上的那一滴/莹莹珠泪”(《故土》)。

“桔树一棵接一棵老了/那是多年以后,那时它们已高过屋顶/那时它们的叶子连同浓阴/一片一片地飞走了/光秃秃的树枝愣愣地站着,等待着,眺望着……”(《两棵桔树》)。

关于《水突然站了起来》这首诗的诗性深度逻辑发现又是怎样的呢?山东大学文学院吴开晋教授在《超现实的幻觉与对现实困境

## 事物深处的精神力量

——读唐德亮诗集《深处》

许庆胜

《诗刊》原主编叶延滨在谈及唐德亮的诗集《深处》时说:“从唐德亮的创作,可以看出一个优秀的民族诗人在开放的时代面对现代化面对世界和面对现实(特别是底层生活)所具有的胸怀与崭新的视角。”

在《深处》中,我看到唐德亮对故土、故土事物和对生活的深切的挚爱,这种爱,是深入骨髓的爱。

“所有的声音藏在山的深处/所有的灯藏在夜的深处/所有的眼睛藏在记忆的深处/所有的爱藏在土地的深处/剩下的/是云雾一样挥之不去的乡愁/是茅根嚼出的一丝甘甜/是藏在血管里的一缕疼痛/是长在春草叶尖上的那一滴/莹莹珠泪”(《故土》)。

“桔树一棵接一棵老了/那是多年以后,那时它们已高过屋顶/那时它们的叶子连同浓阴/一片一片地飞走了/光秃秃的树枝愣愣地站着,等待着,眺望着……”(《两棵桔树》)。

关于《水突然站了起来》这首诗的诗性深度逻辑发现又是怎样的呢?山东大学文学院吴开晋教授在《超现实的幻觉与对现实困境



《菊花》(局部) 邬一桂 [清]  
绘图 供图